

江湖集

历史个定两为的争骤作采.....
的一迹了们己过的以开
河由辙见主自起士可的
这是的发版名家散文系列
河讲过便店
小们经此书
条人他由明
一老以的开
有听车着藏
后会轿凿典去曾绅平时
屋候着开地挖初是公那
的时坐道一要当一人家
家小绅河其将地其比量
我史乡为件了田执子测

芦 焚



江

湖

集

芦 焚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：冈宁

封面设计：吴勇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湖集 / 芦焚著. — 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，1995.11
(典藏开明书店版名家散文系列)

ISBN 7-5006-2082-9

I. 江… II. 芦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1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5)第19071号

出版发行者：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印刷者：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

787×1092 1/16 7.5印张 2插页

1995年11月北京第一版 1995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定价 26.00 元

2202/30

写在前面

中国出版史上这样记载着：

开明书店——成立于1926年。

青年出版社——成立于1950年。

中国青年出版社——于1953年由开明书店和

青年出版社合并而成立。

开明——中青，从此便有了血脉关系。

七十年的“开明”历史，四十五年的“中青”

历程，数代人辛勤劳作，培育出的是一座斑

斓绚丽的昆仑园圃。我们采撷其中最美的

一束花朵，敬献给深深关爱着我们的广大

读者和作者。

愿这一页历史，在今天能有一个更新的

开头。

于：开明书店七十周年

中国青年出版社四十五周年 纪念日

病	壹
死	拾陆
河	叁拾
程耀先	肆拾
虹庙行	伍拾贰
山行杂记	伍拾捌
谷之夜	捌拾叁
鼠	玖拾贰
行脚人	壹佰零壹

病

童 年

关于病的事我从来不大经心，即使病倒，也总是听其自然，

□

结果是马虎好了的。虽然体质远算不得壮，但有致命危险的症

□

候，也的确很少碰上。记得在时疫最流行的时候，在乡下，有

□

钱的人家是吃鸦片，没钱的就只好等着挨大广针，或者死；城

□

市里比较文明了些，是注射防疫剂，自然也依旧有人吃鸦片。这

□

样闹得乌烟瘴气，我却安然静坐在家里。然而这不就是表示轻

生；细想起来，和我们的“精神文明”恐怕是有着大的关系的。

我的母亲常常害病，也很怕死；所以怕死，自然是因为多病的缘故。我的父亲健康虽不如祖父，却秉承了祖父的观念，那就是对于死看的很淡，对于疾病也不甚在意。大约是“一代不如一代”之故罢，我的体壮又不如父亲，但依旧承袭了他的观念，且放肆起来，往往向别人夸嘴，说是有百病不侵的“抵抗素”。对于菌类是一向很瞧不起的。因此却遭了报应。

可是对于菌类我仍旧很瞧不起，办法也还是过去用旧了的
□
办法：听其自然。当然主要的也还因为没有什么致命的现象。这
□
样在房子里闷坐了几天，病也就渐渐的——用我的家乡的说法
□
是——“回头”。上午到朋友家里去，还拉了拉弹簧健身器，说
□
是毕竟出身乡下，比较起来，他们是不大行的。夜里落着小雨，
□
回家时十二点已经过了。上床之后，觉得气塞、发喘、脑痛，发
□
起热来了。然而想道：

貳

“睡一觉就会好的。”
□

这就等着睡眠。究竟等了多久，也不清楚，睡眠是终不曾来。这时不但发热，而且发冷，竟抖起来了，我想定是又犯了病。接着就又想起那住在三楼的人。这人进出虽必须从我的门前经过，相遇的机会倒是极少。他似乎还有一个女人同住，究竟是太太呢还是别的，却不大知道。究竟是他呢还是那女人，也不大知道，只是深夜里总爱在我的头上咚咚的踱步。伸出头来听了一听，那人的步不知几时已经踱够，大约是入梦去了；望

□

了望对面照例睡得极晚的人家，也早熄了灯火。房子里是黑洞洞的，桌上的表在轧轧的响，此外便一无声息。

□

于是倒下头去，就又开始想了。

□

这次想起的是留在记忆中的第一次的病。那年春天，我和

□

大哥忽然一同病倒了，说是出疹子。至于这叫做“疹子”的是

□

什么毛病，那时的我，大约是三岁或四岁，还一点都不明白。总

□

之是禁在房里，不让出门，连窗户都堵塞上了的。这样连日光

□

都不让看见的幽闭，现在看来，虽不是什么好事，那时的心中

却是很高兴。首先是，望望那封上的窗和关着的门，总令人感到几分神秘，仿佛是在玩什么把戏。其次是，母亲不再打我，而且脾气也都变得温和多了；至于哥哥呢，他也同样病到床上，虽然还时时准备要打，但总不能得手，所以只好恨恨的咒骂。而最不能忘记的，还是父亲每天为我们办来的零食：山楂糕，荸荠，葡萄干，还有叫做“梨糕”的糖等等。他一进门就非常响亮的邪许一声，然后向我们晃着兜了食物的手巾道：

□

“好些了吗？猜，这是什么？猜！”

□

这样说着，就坐到我们的床边，非常公正的轮流为我们剥

□

着荸荠，有时为我们烧枣。那是一面烧，一面兴致极好的对我们说：

□

□

“屋后长出一棵小杏树，快要开花了。”

□

我是从来相信父亲的，哥哥却反驳了他。于是，他哈哈的

□

笑了起来。

□

肆

“等着你们病好了去浇水呀！”他抚摩着我们的脑袋叫道。

父亲每天在我们的床前讲着笑话，或者打着哈哈。虽然是在病中，房子又那样阴暗，可是他一进来，同时便带来了光明和生气。他的声音是响亮的，天真的，好像是从灵魂里发出的闪光，在讲着的中间，忽然又会变得低低的腔调。

这中间既没有人殴打，也没有人违犯，就静静的躺着，一面挂念着父亲说的那棵杏树，一面悄悄的听着窗外的麻雀们吵

□

嘴。“吵些什么呢？”这样暗暗的问着自己，渐渐的懂得了自己

□

的娇贵。就是深夜也罢，为着要喝一杯水，也竟敢娇声懒气的

□

喊了。这样过了大约二十天的工夫，有一天，忽然宣布了解严

□

的命令，我重新回到阳光下面，也回到殴打下面。

□

在我的生活里面，那次的害疹算是惟一的幸运，以后回忆

□

起来，也还常常希望害一点不喝苦水的病。不过当我住了学校，

□

这梦就忽然被打破了。那也是春天，似乎是刚开学的样子，同

□

学还没有到齐。时间该是已经很晚，忽然大呕起来，肚子是绞

□

着的痛。现在想来，当是霍乱。可是那称做“老爷”的学校执

事们已经睡了，校役不敢惊动他们。其实纵然喊了也不会理的。
这样就只好呕吐，也只好听着肚子去痛，自然也没有人为我去
找医生。只记得起初翻来覆去的滚着，后来便独自在房子里静
静的躺着，睡了一天，病居然好了，第三天我仍旧到马路上去
走。所可说的，是从此我对于菌类就非常不敬。

□

在我的记忆中，所谓幸福这东西是只有害的那次疹子，但

□

童年已把它远远的带走。此后跑了江湖，要害病的心是一点也

□

没有了。

乌 鸦

房子里黑洞洞的，显得大而辽阔，但也透进一点稀薄的光，

□

我想是夜的光。表也还在轧轧的响。虽然是深夜，它倒陪伴着

□

我，并且不倦的走着。听着它的声音，好像听着一个朋友在那

□

里讲话。尽管只是那样的轧轧，尽管是这样空洞的房，我却感

□

陆

到一点喜悦，同时还觉得自己并不孤单。自然的，这就又想开

去了。

这次想起的是风雪包围中的小屋，里面住着年轻的母亲和
三岁的孩子。——为了寻找金钱，那父亲抛下妻子，还有故乡
的泥土，出门做生意去了。风挟着雪，发怒的打着唿哨，在外
□
面徘徊。小树在鞠躬。林子在呻吟。正是深深的夜里，连野兽
□
都不敢出来行走的时候。火堆冒着烟，已经快要熄灭了。年轻
□
的母亲抱着孩子，低低的哼着催眠歌，一面不安的在来往的走。
□
因为后天就是新年的缘故，她想起出门已经好多日子的丈夫。按
□
照这地方的习惯，男人出门以后，便无声无息的在江湖上流荡，
□
直到年关将近才突然像鸟一般回到家里。这期间如遇着便人，就
□
带一个口信，家书向例是不写的。

出门的人渐渐的都回来了，这年轻的妻子时常打听丈夫
□
的消息，都说他的生意做得非常顺手。她想他应该在回家的路
□
上了；因为赶了一天路，一定很乏，现在是睡在客店里，正躺
□
躺的打着鼾。

柒

不要哭，不要闹，

孩儿的爹回来了，

又有金子又有钱，

□

打发乖乖过花年。

□

她抱着孩子，一行扭来扭去的走，一行哦哦的唱，拍着，摇

□

着。随后又听着外面的风雪。

□

然而那——是父亲，也是丈夫的——年轻的汉子并不曾在

□

客店里落脚。这时天也茫茫，地也茫茫，他在旷野上走着。风

□

雪野兽似的打响着唢呐，包围着他，摇撼着他，在周围徘徊，他

□

依旧不停的向前挣扎。他并没有赚来金银：生意起初是很顺手，

□

后来却赔光了。经过客店门前的时候，天已经薄暮，他原应该

□

在那里过夜的；但是一想起年轻的老婆，三岁大的儿子，就不

□

管风雪的事，匆匆的赶着过去。

□

“现在他们在做什么？”他想。

□

捌

他看见孩子平静的睡在床上，那妻子呢，她是坐到小油灯

下，正为他们的孩子缝着缀了白兔毛的猩红色的风帽；很快的

做完最后一针，轻轻的叹了一口气，随后又补缀着他的袜。他

□

们在等着他。

□

那年轻的汉子挣扎的走着。他的脚和手是麻木的，已经冻

□

僵，但他的心是热的。按脚程计算，他觉得应该快到家里了。他

□

勉强抬起头，四周却是一片迷茫，只有风雪。他疲倦了。他俯

□

着头，看见有人走过的脚印，于是就追踪着那脚印往前走，冒

□

着风雪。

□

风雪包围着他，摇撼着他，野兽似的在周围徘徊，并且时

□

常抓住他的咽喉。他踉跄的挣扎着，可是那追踪着的脚印却是

□

他自己的脚印。他失迷了路径。听见风雪在树枝上打响的哨子，

□

他觉得已经走近村庄前面的树林，似乎还看见那破败的小屋。他

□

不停的走着，是永远也走不完的路，渺茫的路啊！

□

第二天人家到坟上去“请主”^①，发见绕着坟园的雪上踩出

^① 请主，某地习俗，即请祖宗的鬼魂回到家里过年，自然有时也为着别的缘故。

一条小径，甚是诧异。后来在坟园的角上找着了。邻舍们将

□

他抬去，在雪地里掘了圪穴。那年轻的妻子悲伤的哭着。刚刚

□

三岁的孩子则是懵懂的哭着。别人告诉他说：

□

“洒土，爹爹死了，做儿子的应该洒土。”^①

□

这孩子也许叫做狗，也许叫做虎，但也许是叫做大炮的。他

□

不懂得这话的意思，用冻得红肿透亮的小手抓起一把雪，洒到

□

那睡在圪穴里的年轻爹爹的身上。

□

雪地里添了一座新坟，掘墓的人先后走回家去，旷野上平静

□

下来了。只有那年轻的母亲，下巴上挂着鼻涕，还在哀伤的哭着；

□

那三岁的孩子，下巴上也挂着鼻涕，却是懵懂的哭着。随后飞来

□

一只乌鸦，停到新埋的坟上，侧了头，超然物外的望着他们。

灯 笼

邻家的鸡在唱明了；稍微清醒一下，想起往日是没有听见

^① 洒土，意义不详；亦某地习俗，大约和目前行奠基礼的意思相近。

过的，大概是灶鸡。那寿命也就决不会长，按家乡的习惯，年前定要宰掉。这里也许另是一种办法，虽然不知底细，却因此又想到新年。

□

新年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地方，是它的神秘。大约是丑末或

□

寅初时分，我们——我和我的大哥——起床来了，穿着刚上脚

□

的桐油油过的厚底棉鞋。

□

“不准嚷！”母亲照例低声在后面叮咛着我们，语气是很严

□

厉的。

□

这时已经奔到天井。天也照例漆黑。那鞋走起来哽哽的响，

□

跑起来又不同，那是宫宫的了，很像山里人的家伙。

□

一径跑进祖母的房子，她正跪在长明灯前念经，背后烧着

□

柏木的火堆，使这房子里充满了香气。大哥就悄悄的燃着一大

□

把香，我们将所有的门口都插上两根。这时“年作”^①抱来一抱

□

芝麻秆，散在前后的院里，有时是昨天晚上就散上了的。这有

^① 年作，即长工。

一个专用的名词，至今还记得是叫做“富贵”。至于怎样就叫做“富贵”的，却不晓得；而“富贵”又何以必须芝麻的秆，是也不晓得，总而言之，大家是都这样办着的。不过跑起来就不仅宫宫，而且哗啦哗啦的了。

这时大哥拿着一根敬神剩下来的香，站在祖母的门口放炮

□

□

“乒——”

□

我呢，也拿着香，却是把炮安置到门外的石礅上，自己躲

□

在门里，那声音就变成——“嘭！”对于大哥的把炮的火捻燃着，

□

然后再将它抛上半空，我感到害怕，同时也怀着羡慕。

□

放炮的中间，家里人已把祭物打点齐备，供案也早在天井

□

里安排妥当。现在我们的事是将蜡烛点亮，送到神的前面了。邻

□

舍以及远近村庄上的人家，自然也都将蜡烛点亮送到神的前面

□

拾 了。于是那透亮红的烛淌着泪，烛焰跳动着，照耀着天井，也

□

貳 照耀着所有供得有神的屋。炮声远近一齐爆发，在漆黑的夜里